**古村的雨**

 费振钟

　　这样的村庄，已经不多了。它们的日渐消失，几乎必然。无论人们再怎样刻意保护，还是敌不过时间的力量。当然，古老的村庄现在在江、浙、皖还有几座，但是它与周围的一切显然已失去了时代的联系。它的存在，只有一种标本的意味。它陈列在那儿，每一块砖瓦，每一块石头，甚至每一棵树，都表达了某种静止和停滞的含义。

　　沿着兰江南行，不久就可以到达郭洞村。村庄周围有石头垒成的围墙，出入村庄需要通过一道石门，这是村庄设置的关隘，不仅说明村庄在过去为了安全而壁垒森严，而且说明村庄封闭式的生活特性。村庄与外界的关联是隐藏的，采用一种不敞开的保守姿态，过着自足的生活。掩藏村庄的还有围墙外繁茂的树木。这些树木中不乏千年以上的樟、槐、榆、松，它们对村庄长年累月的遮蔽，使村庄更加隐秘在一种古老氛围之中。这是某种具有审美性和理想的乌托邦式的遮蔽，它让我们想起当年的武陵桃花源。古木环合，泉水夹带着野花流过去，只有一道小小的门与外面世界交通，这不是“桃花源”的范例吗？难怪这个村庄又叫做郭洞村，所谓“青溪何处边”，外面的人要想走进村庄，莫非亦要打探哪儿才有幽密的通道？

　　不过，我们走进村庄毫无困难，而村庄的情形也并不像桃花源。它里面是一群精心修筑的明、清风格的民居，大多白墙青瓦。高高笔直的风火墙，连成一片，隔断了村庄上面的天空，下面则是狭窄的巷道，巷道连接了村庄每座门户。由于这些门户总是长久关闭着，巷道便空虚而冷寂，因此在村庄我们能够看到“屋舍俨然”，却没有看到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”的生活情景。人们囿居在高墙和重门后面，这样一来，村庄无疑增加了更多的秘密性质。于是，我们只好将眼光流连在村庄的外表形式上。我们的手指指着白墙上面各种形状的漏窗，还有镶嵌在一座座门楼上的砖雕，以及无数的镂花木刻。我们完全明白了，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通过能工巧匠的机杼之心，在乡民们封闭幽深的心情和趣味态度外面装饰了一层“艺术”。从而借了这精致典雅的形式，来蕴藉他们自己紧闭的生活理想。也许，我们就这样不经意地走进了村庄的本质。

　　实际上，自从这里成为外来者观看之地，村庄的功能就日渐萎缩了，它不再具有生活价值，而成为观赏对象。似乎这一二百年的精雕细琢，全为了今天观看和欣赏的需要。甚至连村庄自身也愿意将村庄当作一件古旧的艺术品，连同隐藏在它背后的心情和趣味态度，一起博得一种叫做“文化”的评价的青睐。因此，它不会主动拒绝外来者的进入，这不仅说明它与“桃花源”不好相比，而且也与它那幽闭的本质产生了矛盾。因此，我们最后将看到，人在这样的村庄中，已不像往昔那样被隐藏，而是退出了村庄之外。没有气息，没有生活表情，没有人的日常活动，村庄就蜕变成空壳和废墟。这时候，村庄正好以“文化”的名义，命名“原始生态村”。外来者为了一种“文化”而来，他们长驱直入，到处探头探脑，然后带着餍足的心情，回到现代世界中打几个文化饱嗝。

　　只有那个春天的早晨，村庄上空，开始飘落微雨，通往村庄的石子路上，一位穿蓑衣戴箬笠的老农民，牵扯着他惟一的那条耕牛走向村外时，身后留下了一串湿漉漉的蹄声，村庄才真实得让我们多了一点感动。